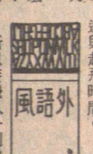
預算抵達時間

前兩天，由文件上「請翻後頁」（PTO）談到了一個相當接近的「家長師長協會」（PTA）。現又由「PTA」再轉到另一個相當接近的「ETA」來。什麼了是「ETA」？在什麼場合下可能會接觸到這名詞呢？

這個名詞是機場裡很通用的詞，因爲就是指飛機的「預算抵達時間」（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），因爲航機到一處的時間，沒有太大的準則，有時在前一站起飛前，可能因某些事而阻遲了，那就影响到以後每一站的到達與起飛時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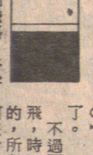


所以接機人一到機場，多半主動先去找找飛機班期牌去看看，究竟自己要接的班機，是否有了延誤這種事。

「預算抵達時間」之所以會變得那麼重要，跟這一點頗有關係。

既然有一個「預算抵達時間」，當然就應該另有一個「預算起飛時間」（ETD，或ESTIMATED TIME OF DESARTURE）了。

不過因爲飛機在該地準備起飛，時間方面的操縱是由自己的，所以要在什麼時候起飛就可在什麼時候起飛？既然有了這方面的把握，就不需要再作什麼「預算不預算」這一套。



客窗隨筆

歡齊●

由「眞雪溜冰」四字起談起

報紙上刊「體育館免費開放，供市民眞雪溜冰」。不祇本省人懂，外省人來港稍久者亦都了了。朋友的岳父剛抵太平山下探親，見「眞雪溜冰」四字問其女兒何意，答道：「冰箱在香港叫雪櫃，『雪』指冰。……」老太爺插口：「爲什麼不叫『眞冰溜冰』？」這樣不是統一了麼？」其女兒也點頭了。此間語文上的問題很多。上月我寄稿與一本飲食雜誌，提到白蘭地，對這「白」字用紅筆寫，怕給改爲「拔」而已！由北京到台北，都寫「白蘭地」，此詞還見詞書，「白」又比「拔」爲簡。

在此間多用「拔蘭地」，廣告上則一定如此。在飲食刊物撰稿者對飲食多少有些研究，除了區區，但對飲食的用字則有疏忽者，每本飲食刊物上都有幾個「嚐」字，這是俗寫，應作「嘗」，此字中已有一「口」，作「口味之也」解，亦要有兩張「口」何也？一張吃自己另一張吃別人歟？一笑。各地方言雖應存在，粵人把冰作「正式」兩字，例如「正式鹽焗鷄」，改爲「正式溜冰」如何？本省同文，筆下用「冰箱」者倒見過，還未發現用「白蘭地」的。

可是，另一方面，香港話中也有吸收外來語的，滙語即不少，例如「台型」、「噱頭」、「十三點」與「小兒科」等等。有已變其義的，像「台型」；亦有字都不同者，像「熱絡」變「熱絡」；但「拔蘭地」可能長命百歲吧？

眞考慮「全民投票」？

與朋友談起雷斯「考應」香港可以舉行「全民投票」，大家都認爲是雷斯講風涼話。

立法局本來是民意機關，應由「全民投票」選舉議員才合，但英國就不讓一個立法局議員民選，清一色都是「官委」，凡反對英國治港政策的，一律擯出局。侈言「全民投票」，笑死人矣！

就是地方性的區議會，也由官方（政務署）把持。區議會的民選議員只得三分之一，即使他們全體反對官方某項政策，也不可能獲得「多數取決」的權利。何況此不相信，如此限制其權力，那有舉行「全民投票」的胸襟！

要搞「全民投票」，必須先開放立法局，並將區議會改爲全部民選。這是「全民投票的基礎。「半民投票」的條件未具備，安足以言「全民投票」？

假如英國佬眞要搞什麼「全民投票」，也只能搞出個「御用投票」而已。因爲，英國佬肖眞讀黃皮膚的人搞而袖手旁觀嗎？任何一個港府官員都不敢作出這個保証吧！

最初159年東傳之西文化

聖方濟各·沙勿畧（西班牙）抵日本在鹿兒島上岸，一般認爲是基督教傳入日本之始，時爲一五四九（明嘉靖廿八，日本天文十八年，下距一九四九年十月整四百年。三年後（一九五二）他自日抵廣東上川島。上川在台山縣正南海中，有兩島並列，西者名下川，東者名上川，他病死島上。廿八年後，利瑪竇來華。

實藤書附錄一（中文大學譯本於三〇九頁標「史前簡表」，次頁標「史前簡表」，總之莫名其體例，茲不深究）的年表是由左至右排列：公曆、中國曆、日本曆；與留學史有關係的重要文教事項——分中國、日本，系以兩國事項，無事則空白。且看「與留學史有關係的事項」——自一五一六（明正德十一、日永正十三）至一六七四（清康熙十三年、日延寶二）這段共一五九年間西洋傳入的「文化」事項，中日二國對照有這些：

中國——一五一六葡萄牙人初抵廣東；方濟各抵粵上川島；荷人漂流到日本；英船到日本（已入萬曆，下改朝始記）；利瑪竇來華，西人始傳教中國；葡人租借澳門；利瑪竇獻「萬國輿圖」並著「乾坤體義」——天文地理學，皆文化！荷人抵粵；徐光啓譯利瑪竇著「幾何原本」——文化！金尼閣譯中國五經爲拉丁文（中文化西流！時天啓六年）；英國人抵澳門（崇禎八，一六三五年）；南懷仁著「坤輿圖說」（他是康熙帝洋師傅之一），此書是世界地圖並附說明，時康熙十三年，一六七四，下距德國統一整二百零二年；在明治維新以前一九四年！

日本——葡人抵種子島；方濟各抵鹿兒島；西班牙人到日本；豐臣秀吉禁基督教（一五八七）；荷人漂流到日本；英船到日本；英國人抵澳門（崇禎八，一六三五年）；荷